



北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孫山忠鳳  
氏蘭西南甫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王頌

楊慶

田翼

紐因

劉仕儁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孝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論語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呂覽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唯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於四海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諸侯卿大夫行之於國家則永保其宗社長守其祿位死夫死婦行之於閭閻則播徽烈於當年揚休名於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

已矣然而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  
列鍾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之內  
非一家也其於愛敬之道則有未能備焉哀思之節罕有得其中  
焉斯乃詩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友  
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  
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苟或加人咸爲疾俗  
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以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  
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  
之所謂少者可以爲多矣古之所謂難者可以爲易矣長孫慮等  
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於天性勤  
其四體竝竭股肱之力咸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  
之貴不言而化人神感通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鍾馬

跡千駟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案  
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國元明吳悉達  
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爲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  
檜杜叔毗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爲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  
懋薛濬王頒田翼楊慶郭世俊紐因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  
饒華秋徐孝肅爲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杜叔毗陸彥師李德  
饒入別傳及其家傳其餘竝從此編輯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卽致死真  
爲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  
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竝沖幼慮身居  
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  
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

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  
父死罪以從遠流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  
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令賜官人河南宗氏亡後  
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  
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  
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文所用無不白知出爲  
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  
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  
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

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弘鄉郡襄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  
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羸服誓終身命  
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  
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敕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  
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  
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表明悲號上訢  
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  
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  
悲勵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  
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

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戶皇甫  
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  
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  
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竝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  
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  
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餽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  
喪，私辦車牛，送終塋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  
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  
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塋，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  
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塋。曾祖  
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

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  
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絕。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  
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  
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  
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  
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  
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  
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絕鹽，哀毀過度，形骸枯悴，骨立而

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閭州表以閭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竝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  
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  
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  
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  
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  
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  
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崇屋乳養  
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閭奏標其門  
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  
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

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樸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  
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  
蘇者數四葬母之後遂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  
菜食飲水而已然可家舊墓坐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  
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  
可孝行足以勸勵風俗乃上言焉周文令州縣表異之及服終之  
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  
會於護意而護亦至孝其母閻氏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  
傷以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於京  
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萑竝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板

白潁川刺史大統中板蕞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  
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旣以母在恒抑割哀情以慰其母  
意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  
尋而其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  
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元達等七十餘人上  
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  
里化其孝行周文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  
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遭母喪乃廬於墓側負土爲墳復於  
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  
以歲年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甬總成十有二室  
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槁家人不識

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  
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  
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仕州郡累  
爲功曹主簿竝以純至爲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微涉經史  
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  
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汝何爲不肯浴元對曰衣以蓋形爲  
覆其褻元不能褻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  
樹杏熟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村  
陌有狗子爲人所棄者元卽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爲將  
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生天殺自然之  
理今爲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

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至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閻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鑿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卽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侍。及祖沒，號躍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倣儻，有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荊州。遇梁元帝爲周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

闕，常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喜之，召授右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地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獻欬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恥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隴，斲觀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答曰：「其爲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靈。」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晉王表其狀。文帝曰：「朕以義平陳，王頌所爲，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

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弟頰字景文年數歲而江陵亡同諸兄入關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顓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話年三十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頰所爲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論難詞義蜂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

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頰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反多頰之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旣而兵敗頰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爲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禽楊素求頰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竝因兵亂無復存焉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也祖玄父剛竝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

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帝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板平陽太守卒於家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謂中毒藥遂親嘗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絕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厚共葬之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里爲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絕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里謂爲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

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也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患疾秋容貌毀悴鬢鬢盡改母終遂絕櫛沐髮盡禿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

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而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忿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於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其弟德備終子處默又廬於墓側奕世稱孝焉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茆簷之下非獎勸所得竝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北史卷八十四

列傳第七十二終

東山書局藏

北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

東山書局藏

節義

干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馬八龍

文門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凡

張安祖

王閻

郭琰

脊龍超

乙速孤佛保

李崇

杜叔毗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盧楚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儁

郎方貴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故古人以天下爲大方身則輕生爲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於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崩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樂布晉之向雄嵇紹竝不憚於危亡以蹈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

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茲乎非夫內懷鐵石之心外負陵霜之節孰能行之者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乃歲寒見松柏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愼愼猶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閻以爲節義傳今又檢得郭琰沓龍超乙速孤佛保及周書孝節傳李棠杜叔毗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爲誠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元文都各附其家傳其餘竝附此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義傳云

于什門代人也魏明元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在外不入

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人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中回身背跋披褌後襠以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其衣服拒而不受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書侍御史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帝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基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三十餘

此世人情必是細文新任

載及亡又衰經斂附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竝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人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畀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獻文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列

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爲內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救勤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長生爲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

使高車旣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旣受獻長生日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令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兵脇之曰爲我臣則活不降則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爲鬼不爲汝臣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守竝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文門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肫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肫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

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方窟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

虎作虎

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竝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虞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及巡遠村塲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竝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標其門閭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於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殮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竝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郭琰字神寶京繁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卽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脊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旣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

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拜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

李崇字長卿勃海脩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崇幼孤好學有志操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崇爲椽仲密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典兵事仲密遂與崇謀殺

壽興率其衆據城遣崇詣關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位給  
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  
迥伐蜀崇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崇不對撝  
乃苦辱之崇曰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

子敬嗣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  
叔毗早歲而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爲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  
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關請和周文見  
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榮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  
毗兄君錫爲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  
軍各領部曲榮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榮  
等禽之城降榮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冤狀朝議以事在歸

宜豐侯

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讎然恐坐及其母母曰汝兄橫罹  
禍酷痛切骨髓若曹榮朝死吾以夕歿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  
拜受母言後遂白日手刃榮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支體然後面  
縛請就戮焉周文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  
喪服闋晉公護辟爲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陝州刺史後從衛國  
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禽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子廉卿

劉宏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位西  
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爲本郡太守及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  
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  
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  
離叛賊欲降之弘抗節彌厲城陷爲賊所害文帝聞而嘉歎者久

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也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爲殿內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爲葢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見之他日案述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責之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爲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張須陀弘農閩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虜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爲齊郡贊務會與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敕須陀曰

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狀帝嘉而不責天下旣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撫馭得士卒心號爲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航賊孫宣雅石祗闡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倍道而進大敗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迫面縛來降其黨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腕等衆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恭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陀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

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邀擊之須陁敗被圍潰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其父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爲郇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爲盜善會討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於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於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唯善會而已前

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會定策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宮帝下詔褒揚之後爲竇建德所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爲貝州刺史善會肆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清河庶士莫不傷痛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椽楚少有才學性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爲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甚爲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爲內史令左備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侗及王世克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克入楚匿太官署執之世克奮

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通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解屬  
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爲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場素素爲侍  
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  
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爲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  
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菽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  
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爲人後者其  
父母竝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  
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  
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  
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

者爲其父母菽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  
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  
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  
白也母定知服以各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  
名義是使子以各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  
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  
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  
沙人王慈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旣而吳魏隔絕慈在內國更娶生  
子昌慈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  
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  
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  
薨伊不服重祜妻未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

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爲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巖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籍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卽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卽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

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爲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後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強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竝有能名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爲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

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楊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眾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殺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為左右帝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師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署君素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雷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責之曰公縱不能遠慙王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

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繼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汭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龐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朝廷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歔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足知天下之一必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眾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贊竝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

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  
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  
爲納言奏孝意爲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  
其廬時人以其爲孝感尋起授雁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  
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賊汚孝意  
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  
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雁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  
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  
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敕庫  
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爲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  
張季琬京兆人父祥少爲陪文帝所知引爲丞相參軍累遷并州  
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

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  
神其有靈可呼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  
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季琬少  
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爲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爲固與洛口接及  
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琬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尅經三年  
資用盡無薪徹居而甕人皆穴處季琬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  
羸爲密所陷季琬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  
密季琬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  
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爲上洛令及義兵起城守部下  
殺之以歸義仲琰弟幼琮爲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琬世  
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

杜松贊北海人也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

攻北海縣松贊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贊  
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軍大來賊旦暮  
禽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  
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  
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雋字弘又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  
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  
弼詣其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或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爲  
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隋開皇中方貴  
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搥方貴臂折至家雙貴問知之恚  
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

當流兄弟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  
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  
百段後爲州主簿

論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義有所在  
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於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  
流峻節所標共竹柏而俱茂竝蹈履之所致身沒名立豈徒然也

北史卷八十五

列傳第七十三終

東川中鳳蘭氏

北史卷八十六

列傳第七十四

東川中鳳蘭氏

循吏

張膺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竇瑗

蘇淑

張華原

孟業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郭絢 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雖為政以德理寔殊塗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

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獻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招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焉自罷侯置守歷年承以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人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居官莅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崔伯謙房豹趙軌房恭懿各

附其家傳其餘皆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鷹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爲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莅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也爲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也有職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

君子卿獨欲乖衆妄想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爲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迄今追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畧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竝以清白爲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僮者加以罪

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氏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爲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爲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成周太守入魏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介朱榮官榮留爲北道太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介朱世隆等

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興竝爲搃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爲吏人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爲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爲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豈<sup>是</sup>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

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用爲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爲時所重領本州

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爲闒官後拜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人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人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初爲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累遷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帝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遣追不及

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爲公仍徙封新安後爲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大賊及隣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日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其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爲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駿食猛獸咸以爲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爲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廓秀相禮接方

郭

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啟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贖止患無方便耳令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啟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諷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

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竟如此欽歎？業答曰：唯知自修也。詔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

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卽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旣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迭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寃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旣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太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爲子結婚，爲朝肺腑。吒

黃氏曰。相云。蘇瓊誠心愛民。而得龍黃之。情。可宜特傳。解也。不必。蓋而。傳。本。于。此。其。已。不。控。于。雖。非。延。壽。亦。不。以。入。循。吏。

羅氏其子以蔭得為平原王段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  
飾綺襦純褲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  
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  
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  
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強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  
賊徒竝已拷伏失物家竝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  
乃別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安引賊者  
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  
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  
人魏雙成任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實列送至  
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

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  
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太富  
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祆賊劉黑苟  
構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隣邑於此伏  
其德績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  
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  
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  
談問玄理研雖為債數來無由啟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  
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  
趙頰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  
奉頰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乃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間受趙  
頰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頰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

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覬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爲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經州前後四表列

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旣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冤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

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隣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訢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伏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度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齊河清初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人歎伏武平四年爲成安縣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爲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

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迴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令視事帝見其毀甚嗟歎久之後爲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卽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

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帝受禪以爲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餽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賤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訢訟官人萬端干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

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竝坐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成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尅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爲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愧若無容者彥光訓喻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爲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爲天下之最徵拜戶部侍郎遼東之役領武賁郎將爲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武賁郎將玄縱先隸文謙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謙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爲鷹揚郎將從衛

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略陳留人也父觀仕魏爲南兗州刺史河陽侯爲高氏所誅叔略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爲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爲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爲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爲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略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爲汴州刺史隋文帝受禪加位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姓爲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爲司農凡所

種植叔略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叔略輒爲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爲上所親委高頴楊素禮遇之叔略雖爲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上令錄囚徒將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爲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爲曹州司馬遷息州司馬法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爲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

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人家至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材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賜以馬輿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爲良牧大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墓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

早孤爲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授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隋文帝作相授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卽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聽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父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臥其間若言相

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  
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合境之內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  
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不立文案  
遣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終  
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可  
以導人尚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  
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評訟者鄉閭父老遠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  
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  
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勗就  
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克揚州道黜  
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

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卽位揚  
州長史王弘入爲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  
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爲司隸大夫  
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  
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爲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  
狎侮仕周歷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隋文帝受禪擢拜水部侍郎  
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爲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  
思政妙簡良能出爲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  
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  
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  
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伏焉煬帝嗣位徵之於

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義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旣而歸京師相國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有家世寒微初爲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歷數州司馬長史皆以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爲副煬帝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人悅服數載遷

弘  
爲通守兼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爲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爲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爲平鄉令單

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爲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獄中無繫囚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人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爲臨潁令清明善政爲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潁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爲齊州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竝枷鎖傳送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

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竝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賊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奸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沖仕周爲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

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爲隋文帝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爲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於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次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於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隣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人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趙君實與郡丞元寶

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愛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爲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人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寶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爲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論曰爲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者也然存夫簡  
久必藉寬平大則致鼓腹之歡小則有息肩之惠故詩曰雖無德  
與汝式歌且舞張膺等皆有寬仁之心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  
人心故得所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  
然哉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子神

張赦提

趙霸

崔暹

邱珍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蘇川中鳳蘭  
氏書印

蘇川中鳳蘭  
氏書印

王文同

夫爲國之體有四焉。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疎闊，遂漏吞舟。故大姦巨猾，犯義悖禮，郅都甯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時弊，雖乖教義，或有所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行無禮。君子小人，咸懼其毒，凡所莅職，莫不慄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逃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惡其所

箠辱，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其禁姦除猾，殆與郅甯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暹、酈道元、谷楷、齊有邱珍、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酈道元、谷楷、宋游道、盧斐、畢義雲、庫狄士文、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其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也，爲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悞。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嘗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

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成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譏。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爲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獻文親舅。大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勤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

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  
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  
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  
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強婦人  
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姝重  
之疎張氏亦多所產育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  
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  
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群臣  
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疥病灸療  
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  
盡沐浴衣帽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臥

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  
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  
暮年數延携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  
笑語自若富貴赫奕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  
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爲名以軍功  
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  
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剋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爲公元顥  
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  
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  
正薨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子士勅齊受禪例降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武賁中郎時京畿盜

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爲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爲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昔當因假而過

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策將就盡命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於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

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遲，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爲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義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姊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邱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州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洛周爲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爲介，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齊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封上曲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爲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攜等

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王於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爲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政尚嚴猛，吏人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故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善之，進位儀同三司，賜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爲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及隋文帝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之。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

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姦賊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穿中寢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爲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臥其子信時爲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歛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爲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爲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隋文帝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

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爲伍伯吏人過之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寇讎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旣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爲武侯將軍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爲著姓榮皆署爲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爲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槌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尔况有過邪榜捶如舊榮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

淫之貪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秕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賊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有子詢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十八爲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州人多怨之轉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弘嗣心不伏遂被禁及榮誅弘嗣爲政酷又甚之每鞠囚多以酢灌鼻或杯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姦僞屏息仁壽末授

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遼東意遣弘嗣於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當作晝夜立水中畧不敢息自腰已下無不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西詔弘嗣擊之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代王侑遣執送行在所所以無反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剡木爲大槩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槩令其人踏心於木槩上縛四肢於小槩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

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之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而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斮其肉噉之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并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俱殞異術皆斃多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

北史卷八十七 列傳第七十五 終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

隱逸

睦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子贖

徐則

張文詡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故易稱遯世無悶不事王侯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抱懷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疵人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不爲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案魏書列睦夸馮亮李謐鄭脩爲逸士傳隋書列李士謙崔廓廓子曠徐則張文詡爲隱逸傳今以李謐士謙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睦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

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  
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簡浩小名浩  
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  
遂託鄉人輸租者認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哇夸獨行士  
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  
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  
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  
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  
容哇夸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  
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  
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馬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  
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  
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  
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  
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  
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道人王敞事發  
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  
室亮旣雅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  
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深等同視嵩山形勝  
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竒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  
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  
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殮以衣幘左

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翳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是日為  
士乎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翰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子曠字祖濟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曠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栖遲

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  
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陟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  
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  
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年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  
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樂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  
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繁辭贖  
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繁管輅思  
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宜八音繁會鳳鳴  
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邁於東平文藝  
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鴈池播美望

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  
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  
尺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  
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堙  
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  
樹宣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  
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  
殞令名揚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  
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  
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於家後徵  
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  
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

贖荅曰謹案漢文帝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往太山詔問贖曰何處有羊腸坂贖荅曰臣案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演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於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字文化及之弒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

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六十九贖與河南元善河東柳晉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琊諸葛穎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著詞賦碑志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大建中應召來憇於至真觀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

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冲玄恬神虛白餐松餌  
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游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嶽  
猶且騰實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  
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商山四  
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  
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徃彼延請想無勞束  
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於是遂詣揚州  
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  
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  
變晉王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  
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

才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  
使乎遠此延屈與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且厭  
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  
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  
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柳餘衣詎藉墳壘但杖舄在爾可同  
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見則  
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遣弟子仍令淨掃一房  
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  
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  
其狀令柳詵爲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  
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瑒開皇中爲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博覽群

書特精三禮。隋文帝方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論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畦疇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真。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此。然文詡見傷。無愠。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可謂抱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遁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堂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北史卷八十八

列傳第七十六終

西川中鳳書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西川中鳳書

藝術上

晁崇

張深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李順興

檀特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及古月 書長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魏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季才 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玄

夫陰陽所以正時且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

醫巫所以禦祲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人心遂令時俗祲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

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年移四代至於遊心藝術亦爲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江式周澹李脩徐謩王顯崔或蔣少游以爲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爲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以爲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胃玄許智藏萬寶常爲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爲慕容垂太史郎從慕

容寶敗於參合爲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爲角蟲將死帝旣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爲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警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爲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深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符堅堅欲征晉深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深及徐辯對爲太史令統萬平深辯俱見獲以深爲太史令神鼎二年將討蠕蠕深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深專守常占而

不能鈎深蹟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及圖合爲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

時有所中普泰中尔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

其說亦實  
未必然也

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賚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畧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術著名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爲

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卽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何時當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剋帝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旱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沱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請令歸之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玄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賈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旣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疎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尔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

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尔朱榮於太行及將  
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  
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卽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  
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  
如言車駕還宮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  
左僕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  
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尔朱榮死莊帝幽  
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尔朱有誅滅  
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巳瑞妄  
說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氈爲人象書桃  
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  
逼晉陽尔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尔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

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  
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尔朱羽  
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  
月未我必入定州尔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  
蒼葉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  
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  
言尔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  
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  
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  
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  
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畧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寅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寅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寅之黨寶寅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貴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甕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

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爲荅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廢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歧州會齊神武來寇玉璧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獮

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啟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也少爲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爲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爲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

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琊山中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秘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爲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沐陽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顏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

歷七人皆不中而強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爲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姪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諸卜者乃驚服曰是顏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爲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爲乾乾天也故升天兌爲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爲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頭又語人曰

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爲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豫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爲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介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爲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軍門爲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姜字玉琳河間人也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爲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

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算歷而不爲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  
暉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群書欲抄集五經  
算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渾天欵器地動銅鳥漏  
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爲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  
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  
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神武爲館客授中外府田  
曹參軍芳性清儉質直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  
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  
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闕涉丞相倉曹祖珽謂  
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絕來旣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  
意十數且便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  
驗後得河內灰用術應節便飛餘灰卽不動也爲時所重竟不行

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  
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爲之鮮于妄  
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  
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  
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  
乃見之以爲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  
覆觀以靈憲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  
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爲之  
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曆自  
以爲長於趙政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闕二字又私撰曆書  
名曰靈憲曆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  
亦爲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爲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爲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玉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爲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爲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情踈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爲水陳我爲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爲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疆給其馬以行至都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遵妻季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匹絹季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旣而皆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口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麴紹者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

甚穿鑿而  
每中乃知有  
術之人五行  
旺其驅使

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下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  
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  
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紹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  
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下筮知名魏孝武帝  
之將卽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  
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爲  
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  
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爲地土  
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四不著罰  
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

起

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  
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  
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后令以遺詔  
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  
及卽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  
無子以側室長孫爲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  
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爲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  
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迴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爲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  
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  
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  
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

顧云以此地爲定卽義平陵也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爲天爲父父變爲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爲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齊文襄之自潁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洩者及文宣卽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

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輒爲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啟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回若過日午時當得活旣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爲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爲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搯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爲我家群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眇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

趙瓊其婦叔奇弓弓已轉在人處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爲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關三字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己生年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

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謬言盧十六雉十四捷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二十二綦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齊成武武定初齊軍戰芒山時齊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爲黃神武遂改爲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及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爲刀脊浴以五牲之灑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卽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唯少一子算者曰

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卽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遊京邑，甚爲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爲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鬪而墜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敕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瓊瑯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

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世自嵩高，遍遊遐邇，旣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效，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是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此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踊躍，卽攻之。若得彼明日

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  
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  
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 and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  
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  
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  
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  
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  
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逐取乃請還  
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  
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  
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

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爲名將吾自見之此  
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  
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  
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  
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爲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  
求爲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  
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木或少獲輒有大風  
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  
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  
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齧袴襠而不落  
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  
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

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驚駑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德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籬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

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玉坐處豈規玉位但於空玉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旣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餽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大繩束腰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旣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霆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林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岳進平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

爵如故。苻弟遙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苻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臆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苻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人無異。三年間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命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

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而改適。生子數人。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旣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

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大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爲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爲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悅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荅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

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獲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卽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

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郢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荆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

言緯侯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帝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穎事乎帝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卽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

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  
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  
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  
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  
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爲公謂曰朕自  
今以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  
天道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  
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  
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  
張胄玄歷行及袁克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克謬上大怒由  
是免職給半祿歸策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季  
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

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言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  
克讓柳警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  
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  
郎仕隋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  
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爲  
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爲合  
水令

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  
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  
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旣難行  
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  
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旣而楊

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爲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爲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群書尤善占候算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以爲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

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爲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鑿輿不反帝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卽位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自是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群俚反叛推詢爲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

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暗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爲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上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卽位進欵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爲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弒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爲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

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破臣卽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耶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犬官桴也和言多此

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爲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卽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

于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日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

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從艮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

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至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

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文帝召與語竟無所荅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常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鬚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爲之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

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鱸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四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悠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

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欵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二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榮陽人也。隋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勃海蓆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張薦之。隋

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荅。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懋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闳改顛項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見親用。胄玄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歷。法嫌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

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爲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率日行白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卽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

在

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卽爲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黃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人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卽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卽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卽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卽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

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胃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卽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五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卽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胃玄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卽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胃玄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卽爲蝕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卽蝕旣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胃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旣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胃玄所立蝕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胃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于官

北史卷八十九

北史卷八十九

列傳第七十七

終



